

在無名夜市買了一顆本心

南方城市的夜在秋天亦稍帶寒意。

我是在離開旅館往外走時才感覺出來，幸好走前隨手拎件風衣，同行的Y是台灣作家，對四季比較敏感，見我在門口就打了一個寒顫，提醒我：「怎麼不把手上的外衣穿上呢？」

來自長年都是夏，一雨便成秋的熱帶遊客，長期習慣單衣行走，忘記風衣可以驅寒禦冷。陣陣寒風吹襲下，本能地想退卻回房休息，又不捨得陌生秋夜的風景誘惑，聽話套上風衣，果然添加暖和後，愉悦放心，前路因此可以繼續走下去。

夜市場距離夜宿的地方有一段路。晚上的街道因路燈少，有點陰暗，由於有數人相伴同行，黯、冷和遠便不足以成為阻礙。何況異鄉的秋夜，單獨一人耽在幽僻荒涼的陌生旅館裡，彌漫無聲的寂寞來襲時，恐怕過於全神貫注，便就無從逃避和難以對抗。

百年老旅館，乍聽之下，曾經充滿憧憬，住過好幾家以後，對傳統老屋的所有美好幻想都為現實中潮濕而腐朽的味道打破。名稱雖好，名堂亦響，但管理層在維持旅館的衛生及其他瑣細小節，屬於軟件的那一方面，無法達致讓人愉悦和讚賞的程度。如今聽到景仰的著名大人物曾經留宿的旅館，已經無法再誘惑我。之前數回不甚愉快的暫居經驗，使得從前令人眷戀和迷惑的美名和盛名，失去原有的吸引力。

這就是同團朋友在晚餐後建議出去逛街，我沒有絲毫猶豫，便點頭說好的主要原因。

亦不容否認，自己是一個快要喪失了孤獨能力的人。

從前獨來獨往，不喜多人場合，不愛與人應酬，不肯笑臉相對。孤獨或許足夠產生創作能量，也可

能更有時間和空間來自省思，但是，其中面對寂寥的哀傷與磨難，讓絲絲悲涼在心上不停地劃着越來越明顯、越來越深刻的黑色線條。

不願低頭，只想有一點改變。遠遠瞧見一路燈光，並非輝煌璀璨的四射光芒，遙望過去僅是昏昏黯黯的一片模糊光影，在溫柔清冷的夜風中陰森森寒慄慄地亮着，宛如過去得太久已經無從回憶的那些逐漸不甚清晰的滄桑歲月。

「是那邊嗎？」有人指着微亮的街道問。

「好像不是呢。」有人停下腳步，趑趄不前。

「剛剛問過門口的老伯，他說是往東邊走的。」

「東邊？是哪個方向？」我們說話的習慣是往左往右，至於東西南北如何區分，不是太明白。

終於有人下定論：「往有燈光的地方走，一定沒錯。」

大家原本猶豫不決的腳步，同時朝着恍惚燈光的方向蹀躞過去，果然走進一路紛亂喧鬧的人群中。

攤檔低低矮矮，擺在桌上的各式貨品，以古朴的小物件居多——販者爭着對顧客辯說，這兒擺賣的全是自古墓裡掘出來的飾物、有的是已經脫了漆色的銅雕、缺了一角的透明瓷碗、生銹斑駁的香爐、裂痕纍纍的碧玉手鐲、晶瑩剔透的玉墜子、僅只手掌一握的紫紅色小茶壺、翡翠色的琉璃瓦、殘缺不全造型各異的種類不一的古代小首飾。

一攤一攤緩步行過，像在觀看人世的滄桑和歲月的流轉。對着隨意擺設的粗拙和精緻的琳琅滿目的物品，神秘無邊的想像紛至沓來，年代久遠的故事彷彿沉澱在老朽而滿是痕跡的古物上，到底誰才是真正的人？

曾經經歷過的繁華一概落盡、所有恩怨情仇也全都消逝無蹤，再珍貴的物品於時代的風中漂泊過後，任由時間流逝而它們仍然存在，黯然沉默地幽幽鋪陳在褪了色的紅布上，這時在喧嘩浮鬧的街頭，成為一件件任人選購的商品。

這種下場也許不是它們的意願，它們或許不願意妥協，可是命運叫它們沒有選擇，身份的彌足珍貴並不表示前途可以自我掌握。

一條昏黃的夜街，缺乏耀眼奪目的流麗動的霓虹燈，卻瀰漫着歷史的陳舊味道和詭秘氣息，一群憧憬着古代中國的身份為華裔的外國遊人徜徉不捨。在料峭的夜風中，腳步益發緩慢，幾乎每一攤每一檔皆具有強大的磁性，吸引着眾人流連駐足細細觀看。

回到投宿的旅館，另一群同團的遊人正好回來，大家互相比較着剛剛購買的手上商品，當他們說他

們去的地方才是當地著名的夜市場時，我們方曉得剛才走錯了相反方向。

有人開始懊喪地，頻頻重複他的後悔。

「啊！早知道晚餐後跟你們一道走。」

「你們買的玉戒指多翠綠，一定是真的玉器。」

「你這個茶壺，一看便是真古董，我有研究的。」

辛辛苦苦討價還價才買到的東西，明明在路上還興高采烈地當成寶貝，愛不釋手，聽到自己去錯地方後，猝然覺得，應當是在著名夜市買的東西，才是最好最漂亮的原裝貨，對自己花了長時間，艱辛搜索所得，頓時不屑一顧，口氣收藏着深深不已的懊惱。

到手的東西，再怎麼熠熠閃亮也會變得黯然失色，不值珍惜。

生命旅途中，我們不斷地犯同樣的錯誤，不斷地悔恨，然後不斷地重蹈覆轍，這是人的天性中最愚蠢的部分。

在行旅時，無意間走進一個不是遊客去觀光的無名夜市，不也是另一種與眾不同的特別收穫嗎？為甚麼一定要和其他人同樣選擇？非得眾人走同樣的一條路麼？

為何要因為它的不出名而耿耿於懷和懊惱不已？為何要輕忽蔑視同是夜市場的無名夜市呢？

我沒有疑惑。

伸手探進風衣的袋裡，緊緊摩挲着擋在裡邊的魔頭玉墜子，想起那個有一雙深邃眼睛的瘦骨嶙峋白髮蒼蒼老販者說：「這是來自新疆地區的保護神，把它帶在身上，會帶給人幸福、美滿和快樂。」

佇在身邊的Y眼神迷惘，口氣困惑，新疆是她的原鄉，但她卻問我：「你真的相信他說的話麼？」

或許這只是民間玄言，但我真高興我買下了它，因為突然發現，這個魔頭玉墜子其實是人的一顆本心。



■夜市

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（星期三）辛卯年十一月二十

香港文匯報

副刊文匯園

Feature

副刊文匯園